

全民族抗戰中

的 中國共產黨



全面抗戰中的中國共產黨

／凡著

目次

一、前言·····	一
二、所謂『國共合作』·····	四
三、所謂『各黨各派聯合戰線』·····	九
四、關於民衆運動·····	一〇
五、民主問題與自由問題·····	一五
六、關於改組政府問題·····	一九
七、關於信仰問題·····	二〇
八、所謂『邊區』與『抗日政權』·····	二四
九、論游擊戰爭·····	二五
十、所謂托匪與漢奸的問題·····	二八
十一、對中共的忠告——結論·····	三二
全面抗戰中的中國共產黨	

一 前言

我認爲這幾年來，中國政治上有一個根本的矛盾：一方面是中國本身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一天天極往上爬，極掙脫半殖民地的地位，而成爲一個獨立的現代化的國家；另一方面，却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要使中國由半殖民地的地位，更沉淪到純粹殖民地的地位。基於這一個根本的矛盾，於是發生了這一次的全面航戰。全面抗戰已經支持了九月了，而且將長期地支持下去。抗戰是民族生存的掙扎，是全國人民數年來的要求，所以雖然在抗戰中我們遭受了很大損失和部分的軍事上的失利，但我們不失望，不悲觀，不頹廢，不！我們將更積極地支持下去，直到獲得最後的勝利爲止。

但是我們還須進一步的指出，現在中國政治上不僅對帝國主義的根本矛盾，同時在中國內部，政治上也存在着兩種矛盾：一種是封建殘餘勢力與現代化勢力的矛盾，另一種是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對現代化勢力的矛盾。關於這一點，我在『抗戰中內部政治矛盾的檢討』一文中（載抗戰與文化第五期）已經作過詳細的理論說明。在這裏，我想專門來談一談在抗戰中的中國『共產黨』問題。關於『共產黨』的問題，我原已寫過許多論文，但那是就某一項問題來討論，是沒有系統的，不完全的。在這裏，我是極有系統地來檢

討在這全面抗戰中的關於中國『共產黨』的各方面的問題。

首先我要申明我是很理智地，很客觀地，並不是站在那一黨那一派的立場上，我是一個工人，也是一個中華民族解放的戰士，所以我是站在民族革命的立場上，根據各種事實，來研究在全面抗戰中的『共產黨』的功過。還得附帶申明的一點，作爲一個工人，一個民族解放鬥爭的戰士的我——一凡，十幾年來，生活於中國的政治鬥爭中、各方面的情形我知道得很清楚。九一八事變的前夜，我在東北，我熟知那邊的情形，我預料這不祥事件之必然爆發。一二八事變的時候，我在上海，我目擊那時戰爭的一般情形。長城抗戰之役，我在北平。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間河北事件發生的時候，我也在北平。華北的情形，我也知道得相當清楚。綏遠事變以後，我到綏遠去考察過。西安事變的時候，我才從西安回到上海不久。蘆溝橋事變開始時，我也在北平。八一三上海抗戰的時候，我在上海。直到十月二十六日我軍放棄閘北，我才離開上海。在這期間，我往來於前後方，我看到 前方的情形，也看到了後方的真相。後來我又由上海而蘇嘉路，而蘇州，而南京，考察各地的抗戰情形。其後復由南京沿津浦路到濟南前線，復由隴海路轉平漢路到安陽前線，再來陝西。到陝以後，復至山西同蒲路前線考察，仍回陝西。計自全面抗戰以前的各次局部的抗戰和歷次重大的政變與外交事件，我都是目擊了的。尤其是全面抗戰開始以來，在平津，在

上海，在京滬，蘇嘉，津浦，平漢，同蒲各部的戰場，我都親自考察過。同時在抗戰的後方，在失陷前的平津京滬起，許多城市我都考察過。我敢自信我對於自全面抗戰以來的前方和後方的情形，都有深刻的認識。我所引爲憾事的，是我還沒有到中共大本營所在的陝北去考察過。我之所以沒有去陝北，不是我不想去，而是不能去。想去而不能去的原因很簡單，即是陝北那個在中共領導之下的『民主』政權不容許一個工人，不容許一個民族解放鬥爭的戰士——一凡——入境。然而單只這一點——單只是不容許一個工人，一個民族解放鬥爭的戰士入境這一點，已經夠使我們了解這一『邊區』的『民主』政權的特質了。現在，根據我十幾年的政治經驗——十幾年來在工人運動中和民族解放鬥爭中的實際經驗，特別是根據九個月來在抗戰的前方和後方的實際考察，在檢討中共在抗戰中的一切。

二 所謂『國共合作』

首先我想要提到的一個前提，即是中共在全面抗戰中所常常提到的國共合作問題。我覺得現在根本無所謂國共合作——我們所看到的，只是國民黨在去年二月的三中全會上通過了一個『根絕赤禍案』，向中共提出了准其悔過輸誠的四個最低限度的條件。在這個『根絕赤禍案』中，首先詳述了自十三年改組時容納中共黨員個人加入國民黨起，中共在黨

內在國內之種種罪惡，原文有云：

『乃共產黨人加入本黨之後，竟食誓言，在本黨掩護之下，初則對本黨陰分壁壘，繼則對本黨多方分化，當時本黨猶力予容忍，冀其自悔。逮國民革命軍出衡、湘，克武漢，乃復遮斷本黨與民衆之連繫，播植赤化之禍種，以謀顛覆本黨革命建國之基礎。阻撓東下滬寧之師，牽制北定鄭汴之役，演成兩湖之恐怖，構成寧漢之痛史；北伐大業，幾致停頓。又復昌言創立紅軍，破壞本黨幹部，鼓動階級鬥爭，奪取革命政權。本黨爲鞏固黨基，完成北伐，以救拔人民計，乃不得不當機立斷；以有清黨之役。此共產黨人以自絕於國民者自絕於本黨，往事歷歷，爲當世所共見共聞者也。嗣後一面鼓其邪說，熒惑青年，一面結集成隊，四出騷擾，爲患十餘年，荼毒十餘省，遠之如武漢南昌廣州長沙之變亂，以及粵之海降豐，閩之龍岩永定，贛之吉安上饒永新銅鼓弋陽；湘之平江瀏陽華容，鄂之沔陽黃安監利，豫之商城潢州等縣，匪蹤所至，田疇爲墟。又復僞立政府，致贛粵閩浙湘鄂等省，受彼等蹂躪最久，人民之痛苦最深，中央有保育人民之責，對於毒害人民之匪類，致不得不予以蕩除。……彼等自江西總崩潰後，由湘黔滇邊境而四川，而甘陝寧青晉等省，於人民則裹脅之後，繼以殘殺，於廬舍摧毀焚燒，惟恐不盡。城市農村之經濟，莫不盡力破壞，鮮有孑遺。是則陳

全面抗戰中的中國共產黨

事昭彰，無待縷舉，尤可痛心者，九一八以來，國難嚴重如此，全國國民在統一政府之下，實行集中國力，精誠團結，悉以建設，充實國防，以禦外侮，猶恐不及，而共產黨人乃乘國家危急存亡之際，肆意擾亂；於淞滬之役，則猛攻贛州，長城各口之役，則猛攻撫州，危及南昌，使抗敵之師，爲之牽制。其他破壞國防，摧殘民力之事，更變本加厲，言念及此，舉國共憤！」

我們爲什麼要抄錄這一段原文呢？因爲在這裏。不僅寫出了「共產黨」破壞抗戰的罪狀，特別是可以看出國民黨對於「共產黨」的正確的認識。過去及現在，「共產黨」口口聲聲說國民黨不能抗戰，然而這裏不是寫得明明白白在淞滬之役，在長城各口之役，究竟是誰破壞了抗戰？但是國民黨也不拒絕一個輸誠來歸的集團「或個人，所以對於「共產黨」的末路投誠，也表示有條件的容納。在上引的「根絕赤禍案」中接着又說：

『今者共產黨人於窮蹙邊隅之餘，倡輸誠受命之說，本黨以博愛爲懷，決不斷人自新之路。惟是鑒往思來，不容再誤，非彼等精誠悔禍，服從三民主義，恪遵國法，嚴守軍令，束身爲中華民國善良之國民，則中央爲保持國家之治安，維護全國人民之生命財產計，不能置億萬人永久之利害於不顧，而姑息少數巧言暴行之徒，以貽民族無窮之殷憂』

在這裏，國民黨提出之容納『共產黨』悔過投誠的四個最低限度的條件：（一）取消所謂紅軍及一切僞借名目之武力；（二）取消所謂蘇維埃政府及一切破壞統一的組織；（三）根本停止赤化宣傳；（四）根本停止階級鬥爭。這是三中全會『根絕赤禍案』的主要內容，也許國民黨對於『共產黨』的最明確的立場。

此後不久，『共產黨』即表示接受國民黨的條件：第一：所謂紅軍及赤衛隊一類的名目取消了，所有的軍隊，都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第二：所謂蘇維埃政府也取消了；第三：赤化宣傳停止了，土地革命也不革了；第四：階級鬥爭也停止了，中共公開宣言放棄了階級鬥爭的立場。這樣一來，『共產黨』實際上已經完全向國民黨投誠了。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還發表了『爲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的宣言，宣言中指出：

『（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及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這就是『共產黨』所謂國共兩黨合作的經過的事實。然而在這裏我們可以明白看出，

就是『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投誠，這是國民黨接納『共產黨』的悔過，決不是什麼合作。事實不是彰彰明甚；我們只看到『共產黨』宣言信仰三民主義，爲澈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却沒有看到國民黨宣言信仰共產主義，爲澈底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我們只看到『共產黨』將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却沒有看到國民黨將國民革命軍改爲紅軍。我們只看到『共產黨』取消了蘇維埃政府去服從國民政府，却沒有看到國民黨取消了國民政府去服從蘇維埃政府。我們只看到『共產黨』停止了赤化宣傳，停止了階級鬥爭，停止了土地革命蘇却沒有看到國民黨停止了國民革命宣傳。我們只看到『共產黨』的搖尾乞憐，而國民黨的態度和立場，始終是鐵一樣的堅決，誠如三中全会宣言所說：

『至於共產份子，近日雖假共同禦侮之口號，以相號召，然徵之往事，十三年以來，揚言加入本黨以從事國民革命，而實則破壞國民革命。十六年以來，以暴動手段，危害民國，使國家對外之力量爲之減削，人民無量數之生命財產，爲之蕩析。種種罪惡，實不能以片言之表示，卽予置信。本黨爲國家計，爲人民計，決不忍數年以來，擲其血汗以從事剿匪工作之武裝同志，及一切同志懷功虧一簣之痛。無論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禍根絕於中國，免貽將來無窮之戚，而奠民族復興之基，決當明白爲天下告者也。』

這些事實，不是明明白白證實了『共產黨』對於國民黨，只是悔過而已，只是輸誠而已，合作云何哉？合作云何哉？

三 所謂各黨各派的聯合戰線

所謂國共兩黨合作，根本就沒有這麼一回事，這是已經在上面一段文竟中說過了，所以我們聽到了這一個口號，只覺得週身肉麻，只覺得面孔發燒，怪不好意思，至多至多，讀一聲『機會主義精神不死！』然而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肉麻有趣的口號，還多得哩！所謂各黨各派的聯合戰線，即是其中之一。自從全面抗戰開始以來，『共產黨』一方面在誇耀牠的『國共合作』，另一方面則又在唱各黨各派的聯合戰線。這是什麼意思呢！赤裸裸的說，中共單獨投誠國民黨，在國民黨內佔不到什麼位置，於是製造一些外圍的組織，三個人一派，五個人一黨，做中共的啦啦隊，幫同中共搖旗吶喊，至少可以增加中共一點聲勢。於是集合老朽昏庸的國家主義派，唯利是圖的銀行行長，投機取巧的文化人，反覆無常的宗教徒，乃至高等女拆白之流，所謂七君子八君子，也是一個黨。籠絡一些縣長，行政專員，聯保主任，保衛隊長，區長，保長，紳士，也算是一個派。所謂各黨各派，就是這些東西！然而我們知道中國現在除了唯一的大黨國民黨外，次要一點的『共產

黨」，已經向國民黨投誠，可說已經沒有獨立的立場。其次還有什麼黨呢？雖然過去有些小黨小派，但是現在早都沒有了——例如被稱為社會民主黨中國民族革命同盟（陳銘樞等領導的），被稱為第三黨的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乃至國家主義青年黨，都在全面抗戰開始以後，自動解除，宣言服從中央，共同抗戰。此外還有些什麼黨派呢？那是托派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韓麟符等人領導的第三陣線，劉仁靜等人領導的列寧陣線等等。但這些集團，都是被中共指為『托派匪徒』『托派漢奸』的然則中共的所謂各黨各派，究竟是什麼東西呢？——那就是上面所指出的甲銀行行長國家主義女拆白之流所組成的君子陣線，以及縣長老爺，專員大人，聯保主任，區長保長，土豪劣紳之流而已。中共為什麼要收羅這些『寶貝』呢？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即如上面所說，中共單獨向國民黨投誠，在國民黨內佔不到位置，必須組織一些啦啦隊來替牠搖旗吶喊。但是大家都知道，自從中共變成了磨登義和團以後，工人階級和有識之士，都離開了中共，而且和中共對立起來，中共再也想不到羣衆了，除了這些『君子』，老爺，大人，財東，妓女以外。這是中共的各黨各派聯合戰線的真相和妙用！

四 關於民衆運動

其次，我們再來到民衆運動。「民衆運動」是「共產黨」的唯一法寶，然而可惜已經成了強弩之末。老實說，我是最重視民衆運動的人，但也是最瞧不起中共的民衆運動的人，因為中共的民衆運動，一方面是對於民衆本身的欺騙，另一方面是對於社會——特別是對於全面抗戰的欺騙。民衆運動是重要的，但中共的賣空買空的民衆運動却是不值半文錢。在國民黨清黨以前，中共誇張什麼地方有幾百萬農民，什麼地方有幾十萬工人，但是國民黨一清黨，如湯沃雪，中共領導下的民衆都不見了。在「蘇維埃」時代，中共誇張江西有幾百萬，福建有幾百萬，什麼地方不有幾十幾百萬民衆，然而「紅軍」還是不能不來一個「二萬五千里」的長征。到最後，土地革命還是不能不停止，蘇維埃政府還是不能不取消，紅軍還是不能不改編，以前澈底反對的三民主義，現在不能不表示信仰，不能不宣言爲澈底實現而奮鬥。這些歷史的悲喜劇，並不是誣蔑民衆運動，而是證明中共的賣空買空？民衆運動之毫無價值。不幸得很！全面抗戰開始以來，中共一方面是儘量誇張民衆運動，另一方面却又仍然在做那些買空賣空的，甚至公然欺騙的民衆運動。舉幾個顯例來說：中共指出上海抗戰的失敗，是政府不發動民衆運動，如果說這個理由是正確的，那末我們要問，爲什麼中共不去發動民衆運動呢？上海不是歷來就是中共民衆運動的中心地嗎？如果說，因爲國民黨『不開放』，所以中共不能去發動，然而事實又却却相反：上海抗戰的

三個月中，我天天在上海，上海的情形我知道得最清楚。自從八一三以後，上海的民衆運動完全是『開放』的，『共產黨』員在上海差不多都是半公開的活動，然而我却看得清清楚楚，中共在上海抗戰的時候所做的民衆運動，只是唱唱救亡歌曲，潘漢年之流發表幾個政客式的談話，至多至多，不過出幾張壁報，而且壁報的內容，千篇一律的不是紀念魯迅，就是頌揚朱德；不是提倡新文字，就是鼓吹×路軍。前方的將士找不到民衆——真正在前方服務，倒是童子軍，僧侶救護隊，然而沒有共產黨和共產黨的羣衆！直等到我們軍隊退出關北，上海大勢已去，國民黨正在發動民衆，武裝民衆，組織蘇浙運動委員會來作保衛南市的艱苦鬥爭時，『共產黨』却以四毛錢一個人的代價，在難民收容所僱用了三四百難民，在民國路遊行『示威』了一次，名義是『上海各界保衛大上海大示威』。然而事實上，這樣的示威，僅僅是示弱而已，第三天，上海就丟了，我們這些『英勇』的『共產黨員』，不是紛紛逃到香港漢口西安，就是在租界上躲起來了。可是中共究竟聰明不過的，不責備自己，却輕輕地說是國民黨不開放和不發動民衆運動之故，所以上海抗戰失敗了。這是中共中央機關雜誌『解放』裏面的文章上說的，也是一切中共機關雜誌上說的。對於這種無恥的誣蔑，我們除了表示無限的憤慨以外，實在無話可說。我們退一步說（當然是假定），即使上海抗戰的失敗，的確是由於中央不開放和不發動民衆運動之故（，山西的民

衆運動，不是已經完全開放了嗎？而且不是完全在由中產發動的嗎？過去大同丟了，太原丟了，娘子關丟了，那且不去說牠，最近在晉南，中共領導的民衆運動不是做得轟轟烈烈嗎？在洪洞臨汾失陷以前，這些地方簡直赤焰燦天，二月四日臨汾城中那幕『活捉張慕陶』的喜劇，不是表現了中共民衆運動的『力量』嗎？論理，這些民衆的力量，應該是一座鐵的長城，應該比韓侯嶺的防禦的力量更大幾百萬倍。然而結果如何呢？二月十五日敵人在晉南開始總攻，到二月二十五日，晉南全部失陷了，在十天之內，我們在晉南的戰線，一共失去了三千七百多里，僅僅是同蒲路正面，從趙城洪洞臨汾一直退到風陵渡，一退就是幾百里，結果風陵渡也丟掉了，於是乎，潼關天天被砲擊，長安古城中天天可以聽到從潼關傳來的砲聲。這是證明了什麼呢？這不是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民衆運動』破產嗎？當然的，還有什麼話說？山西的民衆運動完全是公開的，而且它全是在中共領導之下的，爲什麼中共不能以民衆力量來保衛晉南呢？——中共的民衆運動可以活捉張慕陶，爲什麼不能活捉東洋人呢？不僅不能活捉東洋人，而且『共產黨』在臨汾城裏（晉南其他地方亦同）的『羣衆』，差不多全被敵人『活捉』去了。這是鐵的事實，也是活的教訓，中共人士應該反省，不要只知了責人，忘責己。老實說，中共的欺騙性的民衆運動，早已破產無餘了，早已與『土地革命』同被埋葬在萬人坑中了。再以陝西來說說，陝西因爲是中

共的大本營所在，所以民衆運動的口號喊得特別響。三個人聯合起來，組織了『新文字促進會』，這是一個『民衆團體』。二個人來一個『魯迅先生紀念會』，這又是一個『民衆團體』。像這樣的『共產黨』領導的民衆團體，西安城裏至少有幾十個。這些團體有什麼用處呢？自然有的，今天發表一個『力爭言論自由』的宣言，明天再來一個『要求改組政府』的通電。潼關的砲聲傳到西安來了，照例要來了一個『保衛大陝西』的告民衆書。除此以外，什麼都沒有了。我們真不知道這些團體，這些通電宣言傳單，有什麼用處？最妙不過的是中共的『逃跑主義』，晉南的形勢一吃緊，『共產黨』的要員都逃到後方安全區域的西安來大做其『民衆運動』，前幾天在西安城裏做救亡運動做得最起勁的丁玲『小姐』（！），就是一個典型。豈僅『小姐』而已哉？類似丁『小姐』者多矣！自己跑到後方安全地帶來做『救亡運動』！把羣衆留在前方做敵人的俘虜，臨汾城中的數千純潔青年，就在『共產黨』這樣的欺騙之下送給敵人了一——男的被用煤油燒死了，女的被牽去『慰勞皇軍』去了，然而丁玲『小姐』及其他中共要人，却在後方安全地帶大出風頭。嗚呼！臨汾城中的青年死而有知，不知作何感想？各地未死的青年，不知是否願意再被中共出賣？——然而現在的西安，却已顯然不是安全區域了，潼關的砲聲隆隆傳來，天空時有軋軋的飛機聲音，所以中共陝西省已在準備喬遷到寶鷄，丁玲『小姐』準備到漢中去做『救亡運動』

，民先隊的隊員，有十分之七離開了西安——到漢中，天水，寶雞，鳳翔等後方安全地帶去了。這是中共的民衆運動！——更確切點說，這是中共對於民衆的欺騙和對於民衆的公開的出賣！豈僅山西陝西如此，全國各處都是一樣。蘆溝橋事變的前夜，我在北平會到一位中共北平負責人，他對我誇大北平民衆的力量——當然是指在中共領導之下的民衆的力量。他說單是民先隊，北平就有了三千七百幾，還有什麼多少，什麼多少。他如數家珍地背給我聽，真使人要相信中共的力量能夠保衛北平，但結果呢？北平還沒有丟，中共和民先隊都逃到山西河南去了。這些是一凡造謠嗎？不！這些都是鐵的事實，連阿Q也看得見的鐵的事實！

中共的民衆運動，物別是抗戰期中的中共的民衆運動，就是這麼一回事！亞門！

五 所謂民主問題與自由問題

在國共合作，各黨各派聯合戰線，民衆運動，等等類名的名目與口號之下，『爭取民主』，可以說是中共在抗戰中的中心口號——在去年冬天，我們看到中共中央一個題爲『目前的策略路線』的祕密通告（十月二十日發出）裏面就說到黨（C.P.）目前的中心口號是『爭取民主』。關於這一個通告的內容，在這裏我們不想公開，不忍公開，因爲這個通

告的內容是太使我們傷心了，每個熱心於民族解放鬥爭的戰士讀了這一通告無有不流淚的，因為這是一個陰謀的供獻，在這裏，我們壓制了我們的感情，不說了罷。

中共爲什麼要以『爭取民主』爲中心口號呢？這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以此來攻擊中央的『不民主』。以表現他們的『民主』；另一方面，則在『民主』的名義之下，可以儘量的活動，而前一點特別重要。誰都知道現在的國共關係，是『共產黨』的投誠國民黨，是國民黨的接受『共產黨』的悔過，根本談不到分庭抗禮。但是『共產黨』總想儘量把國民黨壓下去，把自己抬高來。所以『共產黨』對內政策的總目標，就是儘一切可能來打擊國民政府與國民黨。中共這種用心，可說昭然若揭。中共一方面宣言擁護政府，另一方面却又口口聲聲說改組政府。爲什麼要改組政府呢？據說現在的政府不民主。然而無論如何、擁護政府與改組政府是矛盾的。現在的政府真的不民主嗎？不是的，不過中共要攻擊政府，不能不有一種藉口。以前中共攻擊政府的藉口，是不抵抗（？），是對外屈服（？）然而現在中央在抵抗，這是有目共覷的，再說中央不抵抗似乎有點說不過去，可是不加中央一種罪名，就不能攻擊中央，就不能作爲要求改組政府的藉口，於是乎，說中央『不民主』，因而政府不須改組，必須容納『各黨各派』份子來參加政府。這樣一來，國共關係自然來一個根本轉變，不是中共向國民黨投誠，而變爲中共強制國民黨就範了。然而大